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冊三

漢

世宗孝武皇帝

建元元年師古曰自古帝王未有年號始起于此 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董仲舒為江都相 上初即位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親

策問之廣川董仲舒對策易曰臣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憂而天乃警之此言極諫之士以董仲舒

扶持而安全之在道也董仲舒曰臣聞天者天之德也聖王者天之心也天有陰陽之施地有柔剛之應五行之序星辰之紀四時之節莫不各得其宜

道之所歸適于治之路也董仲舒曰臣聞天者天之德也聖王者天之心也天有陰陽之施地有柔剛之應五行之序星辰之紀四時之節莫不各得其宜

可也董仲舒曰臣聞天者天之德也聖王者天之心也天有陰陽之施地有柔剛之應五行之序星辰之紀四時之節莫不各得其宜

行其政則民歸之董仲舒曰臣聞天者天之德也聖王者天之心也天有陰陽之施地有柔剛之應五行之序星辰之紀四時之節莫不各得其宜

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于天董仲舒曰臣聞天者天之德也聖王者天之心也天有陰陽之施地有柔剛之應五行之序星辰之紀四時之節莫不各得其宜

居冬則以溫居夏則以涼董仲舒曰臣聞天者天之德也聖王者天之心也天有陰陽之施地有柔剛之應五行之序星辰之紀四時之節莫不各得其宜

不可任以正董仲舒曰臣聞天者天之德也聖王者天之心也天有陰陽之施地有柔剛之應五行之序星辰之紀四時之節莫不各得其宜

百官以正董仲舒曰臣聞天者天之德也聖王者天之心也天有陰陽之施地有柔剛之應五行之序星辰之紀四時之節莫不各得其宜

教化不立董仲舒曰臣聞天者天之德也聖王者天之心也天有陰陽之施地有柔剛之應五行之序星辰之紀四時之節莫不各得其宜

而聖王之德董仲舒曰臣聞天者天之德也聖王者天之心也天有陰陽之施地有柔剛之應五行之序星辰之紀四時之節莫不各得其宜

而聖王之德董仲舒曰臣聞天者天之德也聖王者天之心也天有陰陽之施地有柔剛之應五行之序星辰之紀四時之節莫不各得其宜

而聖王之德董仲舒曰臣聞天者天之德也聖王者天之心也天有陰陽之施地有柔剛之應五行之序星辰之紀四時之節莫不各得其宜

而聖王之德董仲舒曰臣聞天者天之德也聖王者天之心也天有陰陽之施地有柔剛之應五行之序星辰之紀四時之節莫不各得其宜

而聖王之德董仲舒曰臣聞天者天之德也聖王者天之心也天有陰陽之施地有柔剛之應五行之序星辰之紀四時之節莫不各得其宜

而聖王之德董仲舒曰臣聞天者天之德也聖王者天之心也天有陰陽之施地有柔剛之應五行之序星辰之紀四時之節莫不各得其宜

而聖王之德董仲舒曰臣聞天者天之德也聖王者天之心也天有陰陽之施地有柔剛之應五行之序星辰之紀四時之節莫不各得其宜

而聖王之德董仲舒曰臣聞天者天之德也聖王者天之心也天有陰陽之施地有柔剛之應五行之序星辰之紀四時之節莫不各得其宜

而聖王之德董仲舒曰臣聞天者天之德也聖王者天之心也天有陰陽之施地有柔剛之應五行之序星辰之紀四時之節莫不各得其宜

而聖王之德董仲舒曰臣聞天者天之德也聖王者天之心也天有陰陽之施地有柔剛之應五行之序星辰之紀四時之節莫不各得其宜

極而拔其疾曰吾已食糗矣至國夫此意者也身寵而位家盛而食厚此則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于下民日削月朘
 寢以大窮而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則刑罰之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
 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庸人之行哉夫皇求利而害惡之者求仁義而利不能化民者求大富之意也易曰
 負且來致寇至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庸人之行者患禍及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無可為者矣
 叔大一覽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倫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對
 守位者以為請不在六經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對
 畢上以仲舒為江都相丞相衛綰因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請皆罷之奏可仲舒少治春秋為博士蓋三年不
 稱其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及為江都王相非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匡正帝敬重焉嘗問曰越王勾踐
 與大夫泄庸種蠡伐吳滅之寡人以為越有三仁何如仲舒對曰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
 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繇此言之則越未嘗有一仁也王曰善後公孫弘弘字季子亦治春秋而希世用事仲
 舒以公孫弘為從諛弘嫉之以膠西王王卬亦上兄充縱恣數言害于上使仲舒相之王素聞其賢善待之仲舒兩事驕王

皆正心率下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家居不問產業專以講學著書為事朝廷有大議使使就問之其對皆有明法白帝
 始崇儒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
 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仲舒發之年老以專經于家
 夏六月丞相綰免以實嬰山東沂州府臨沂縣人為丞相田蚡長安人王太后同母弟為丞相趙綰代為御史大夫王臧前為郎
 中令迎中公魯為大中大夫上雅嚮儒術嬰蚡俱好儒推轂謂升薦之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館藏請立明堂注見
 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故楚王戊胥靡中公中公之師上使使者奉安車蒲輪謂其安也東帛加璧下設東帛以望

尊德迎之既至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時上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
 以為大中大夫舍魯邸漢制郡國皆議明堂巡狩改歷服色事
 二年冬十月淮南王安來朝淮南王安好書善為文辭作內篇八十一篇外篇百篇及至是入朝上以安儻為諸父而材高甚
 尊重之每宴見談說嘗暮然後罷安雅善田蚡其入朝蚡迎之上與語曰上無太子王親高帝孫行仁
 趙綰王臧下吏自殺丞相嬰太尉蚡免申公免歸以石建石建字伯康為郎中令石虔為內史太皇太后好黃老言不悅儒術趙綰請

母奏事東宮張敖時帝在東宮太后居之故曰東宮趙綰王臧下吏自殺丞相嬰太尉蚡免申公免歸以石建石建字伯康為郎中令石虔為內史太皇太后好黃老言不悅儒術趙綰請
 因廢明堂事及諸所欲興者下館藏吏皆自殺嬰蚡免申公亦以疾免歸初景帝以石奮河內溫人少時安祖其姊及四子官皆
 二千石號奮為萬石君萬石君無文學而恭謹無與比子孫為小吏來歸謁必朝服見之不名有過失不責讓為便坐對案不食
 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無冠必冠其執喪喪威甚悼子孫遵教亦如之以故孝謹聞于

郡國及是館藏獲罪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令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其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建在上側事
 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上以是親之慶為太僕出上問車中後為慶以策數馬畢
 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最為簡易安能聽如此

春二月丙戌朔日食

三月以許昌高祖功臣相王侯許昌為丞相

以衛青為大中大夫初上之為太子館陶大長公主有力焉以其女為太子妃及即位妃為皇后后驕妬擅寵而無子寵遂衰上

嘗過平陽公主帝姊王太后出悅謳者衛子夫其母曰衛主因奉子夫送入宮日尊寵陳皇后聞之未幾死有數馬子大司

母弟青字仲卿其父衛季河東平陽人以冒姓衛氏為侯家騎奴太長公主以子夫故執四青欲殺之青上名為建章宮名在上

監侍中已而以子夫為夫人青為大中大夫

夏四月有星如日夜出

經三年冬十月中山王勝來朝時議多免高儲之策務推抑諸侯王數奏暴其過惡吹毛求疵諸侯王莫不悲怨至是諸王來朝

置酒賜樂與費而泣上問其故勝具以吏所侵聞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

春河溢平原見大鏡人相食新舊古曰戰戰兢兢

秋七月有星孛於西北

閼越擊東越遣使發兵救之遂從於眾於江淮間閼越發兵圍東甌初吳王濞太子駒亡大閼越怨東甌東甌使人告急上問田

蚡蚡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自秦時素不屬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莊助莊助以諶為氏助吳人曰小國以鄰國來告

急天子不救何以子萬國乎且秦舉咸陽而秦之但何越也上曰太尉不足與計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鄰國乃遣助以即

發兵會稽會稽守欲距法不為發以法距之為助乃新一司馬喻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閼越兵罷東甌請舉國內徙乃

悉舉其眾處于江淮之間

九月丙子晦日食

帝始微行起上林苑三輔黃圖苑周袤三百里餘宮七十所上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拔其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最先進後又得朱買臣字翁子吳人

吾邱壽王吾音虞有虞氏子司馬相如字長卿東方朔星宿通變之術帝出子雲生枚舉枚氏出閼官街枚氏終軍項商陸

賁之後以名為氏字子雲蜀犍人等並在左右每令與大臣等辨論中外外謂卿大夫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絀馬相如特以辭賦得

幸朔舉不根持論好詬誶上以俳優喜之惟助與壽王見任用而朔時為直諫有所補益是歲上始為微行與左右善騎射者期

滿殿門殿門之以夜漏下十刻始出旦明入南山下馳射至夕還大歡樂之是後數出私置更衣十二所置休更衣然上以道遠

勞苦又為百姓所患欲攻之南山下馳射至夕還大歡樂之是後數出私置更衣十二所置休更衣然上以道遠

是使大中大夫吾邱壽王除上林苑屬之南山東方朔諫曰南山天下之阻陸海謂陸海之區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

師比是民通盡得覽

利而取民膏腴之地土乏園用下奪農業其不可一也威刑棘之林大虎狼之虛境人蒙暴發入室靡其不可二也垣而園之騎
馳車駕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堤之與劉歆曰不足不當作亦與地也其不可三也帝乃拜朔大中大夫
給事中如官以給然遂起上林苑

甲辰四年夏有風赤如血
乙丑五年春置五經博士

丙午六年夏五月太皇太后崩合葬

六月丞相昌免以田蚡為丞相 蚡驕侈治宅甲諸弟田園極膏腴多受四方賂遺每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屬人或起家至

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之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者工官銷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少退

秋八月有星孛於東方長竟天

閻越王郭政南越遣大行王恢等將兵擊之越人殺郭降兵還南越遣太子嬰齊入宿衛 閻越王郭興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

約不敢擅舉兵上書以聞上多其義遣大行王恢出嚴章漢郡治南昌今南大農令韓安國出會稽俱為將軍擊閻越淮南王安

上書諫曰越方外之國剪髮文身之民不可以冠帶之國法理也自三代之盛不授正朔非禮不能制以為不居之地不賦

使越人機事以逆執事而與之有年一不備而歸歸得越王之首臣猶羞之陛下以九州為家生民皆為臣天下之安猶泰山

而四鄰之也聖王之德何足以為一日之聞斯河海之勢乎計云王猶允塞綏方既安言王通恩大而不遠方懷之也臣安猶恐將

吏之以千騎之師是時漢兵遂出未論閻越王郭發兵距險其弟餘善與宗族謀殺郭使使奉其頭致王恢恢乃以便宜景

兵告安國而使使奉王頭馳奏詔罷兵立無諸孫孫呂說君丑為越王餘善既殺郭威行於國縣王不能制上聞之以餘善不

足復興師立為東越王與餘王並處使莊助諭意南越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為臣與兵討閻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

宿衛助還過淮南王上又使助諭淮南王安以討越事為答其意安謝不及助遂與安相結而還

以汲黯為太尉汲黯字長孺淮陽人也黯以直諫為世所重初黯為太尉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至吳還報曰越人相攻國其俗

然不足以辱天子使河內漢郡治滎陽漢法見前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見

貧民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倉粟以賑之臣請歸節俟燬制之罪上賢而釋之已還為東海漢郡治平太守黯好清節擇承史漢制郡守有承史任之責大指不肯小卧閣不出歲餘東海大治上聞召為主爵都尉時天子方招

文學嘗曰吾欲云云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罷朝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怨也羣臣或數黯

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率令從說承意臨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辱辱朝廷何者多病賜告休養賜告賜也天者
數終不食最後莊助為請上曰汲黯何如人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深堅格之不來虎之不

去雖貴育孟賁夏育皆衛力士不能奪之矣帝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黯以顯見譚大將軍丞相無見上或不冠不見也可其素上嘗生武服黯前奏事上不冠避帳中使人其敬禮

此如

紅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從董仲舒對策之言也

以李廣程不識程伯林父封于程為將軍將兵屯北邊廣與不識俱以將兵有名當時廣行無部曲行陳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

便不擊刁斗孟康曰以銅作銀受一斗畫飲飲食夜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然亦遠斥侯斥侯偵盜賊所未嘗遇害不識正部曲

行伍營陳擊刁斗治軍薄至明軍不得休息亦未嘗遇害然匈奴畏李廣之暑士卒亦多樂從廣而苦程不識

秋七月癸未日食

輶二年冬十月始親祠龜五祀祝所祭遣方士求神仙 李少君以祠龜却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高祖功臣有深舍

人匿其年及所生長善為巧登奇中嘗從武安侯程璜坐中有一老人九寸餘少君乃言與其大父相祠處老人為程璜時從大父識

少君為數百歲人也 言上曰祠龜則致物謂鬼而丹砂可化為黃金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於是天子始親祠龜

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琅邪人言其千歲少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才計及藥為黃金久之少君病死天

子以為化去不死而海上燕齊怪迂之士多更來言神仙事矣時又有老人劉安東海郡太一曰天帝之別名中宮太極星其一明者

太一常居也五帝太微垣五帝座也

夏六月遣間誘匈奴入塞將軍王恢等伏兵邀之不獲恢以罪下吏自殺 先是匈奴請和親上下其議大行王恢請舉兵擊之御

史大夫韓安國以為不如和親蓋臣多附安國議遂許之至是鴈門馬邑豪商翁堂翁堂注見前翁翁者之稱蓋名因恢言匈奴初和親可誘以

利伏兵襲擊必破之上台問公卿恢及安國更相詰難恢曰陛下之威海內為一而匈奴侵盜不己無定以不恐之故臣願以為

恢之心重人以天下為度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公故結和親至今為五世相親此仁人之所樂也故曰不驚高皇帝所以不報平

城之怨者其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還境數萬里卒徒徭中國得相親此仁人之所樂也故曰不驚高皇帝所以不報平

聞用兵者以銳待鈍常生而後敵國今將軍甲輕驅深入長驅從行則迫脅能行則中飽疾則親之徐則復利兵法曰不報平

其復單于可禽百金可取上從恢議六月以韓安國李廣王恢為將軍將車騎材官三十餘萬馬邑傍谷中使霸翁堂霸翁堂注見前

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取於單于信之以十萬騎入武州漢縣故城在山西塞未至馬邑

見富布野而無人牧者乃攻亭得鴈門尉史漢近塞郡尉皆置尉尉史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我國

兵還單于曰吾得尉史漢兵追至塞弗及乃皆罷兵始王恢主別從代擊虜重車及間單于還兵多亦不敢出與上計使諸侯

廷尉當飯還統當斬成行千金田蚡蚡言于太后曰王恢首為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仇也太原因能往官則分

無以謝天下 恢遂自殺自是匈奴絕和親往往入盜邊不可勝數然尚貪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通關市漢同太常奉第居

編細耳

漢武皇帝

己酉
三年春河徙頓邱漢縣本春秋衛邑注見前夏決濮陽漢東郡周定王五年後至是再徙

春

河水徙從頓邱東南禹貢注指河二也垣而圖之一曰通鑑考賁

乃在東北入海
三字蓋誤以東
南二字屬下讀
也流入渤海
經頓邱縣西北
至是改流過其
縣東南歷群龍
至東陽武登
乃拜朔大中太

夏復決濮陽鄭注夏又自長壽津益而東以決于濮陽長壽津見前注鉅野即古大野澤見前

郡十六天子使汲黯黯字長倩當當時時東人發卒十萬塞之東人發卒十萬塞之輒復壞輒復壞是時田蚡奉邑食餼東漢書田蚡傳蚡封安平侯食邑萬戶居河北河決東漢書田蚡傳蚡封安平侯食邑萬戶

邑多收因言於上曰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彊塞最善者亦以淤於是久不塞

四年冬十二月晦殺其僕寶嬰看三月田蚡卒初孝景時寶嬰為大將軍田蚡乃為諸郎已而蚡日益貴辛嬰失勢

獨教燕相潘夫
陰侯娶舍人
遂冒姓潘氏
不去嬰乃厚
遇夫相為引
重夫為人明
直使酒諸有
執在己之右
者必陽之

蛇有隙蛇君夫家在順川橫長曰賴水清濯氏寧願水濁濯氏族請治之上曰此丞相事何請夫亦持蛇墮事受淮南王

言前賓客居間送餞水饌頗取燕王女為夫人太后詔列侯宗室皆往賀嬰獨夫與俱往夫因行酒置坐滿鵲夫無所發怒

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弟乃獄女兒曹曰嗶耳語邪 蛇大怒令騎縛大繫居室 遂具其事 遣吏分曹逐

諸藩民支費皆得而罪夫既繫不得言蚡陰事嬰方上書論救得見上具言灌夫酤餽事不足諒上以爲然令東郭順

之說與程互相詬訐上問朝臣兩人孰是淮沂野史謂韓安國兩以爲是莫當於是嬰後不報聖上怒當時曰公今日建論

趙竊斬下罪吾并去老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怒不食曰吾在也而人皆新也也吾弟令殺吾席後置魚肉之乎上不

已遂於津大保有三子治襲得重市罪之書奏業尚書大行無道詔誅獨藏聖家乃劾嬰矯先帝治罪當棄市

而語之於陳之叔三省曰此田塲之意也春田塲亦卒之曰魏其侯與灌夫共守管欲殺之竟死尋封事上乃不封也

四月黃霜殺草
原岳衣泥石王女財上脚蛇受安金有石川計日候正安信有老旗身

五月以薛暉高祖功臣薛敵之為丞目

孫贊封平鄉侯

五年冬十月河間王德柔朝獻雅樂對詠策春正月蒙國子
司馬王德柔學好古愛事求是務得其實每以金帛召求四方美

書得書多與漢朝等時淮南王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王所得皆古文先秦舊書王得周官有五篇先冬官莽以千金王

收錄餘蘊賦之趙人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作詁訓傳王好之其學真不藝謂六藝望樂波眼儒術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

儒多從之遊是歲十月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應劭曰辟雍明堂靈臺也胡三省曰及詔聚所問三十餘事惟道術而言得事之

中文約指明天子下太學官謂太存肆王所獻雅聲歲時以編數然不常御也正月王歸國薨中尉以聞大行令奏謚曰獻

中文約指明天子下太樂官續太存肆王所獻雅聲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也正月王歸國薨中尉以聞大行令奏謚曰獻

朝以詠諧行漢
武即其自稱亦
不過從容談笑
避世金馬門耳
乃能言直諫
非動筆所及安
得以滑稽火之

通南夷置犍為郡初治犍今貴州通南夷置一都尉初王恢之討東越也使番陽漢縣今句容縣今唐蒙置
俞南越南越食家以買枸醬一作枸醬一作枸醬為生一作生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牁江一作牂牁江上流為現
貴州入廣東境為西江下馬入海一作馬入海牂牁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問買人貴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一作夜郎燒
西南龍諸府地古為夜郎國漢置犍為郡一作犍為郡夜郎臨牂牁江一作牂牁江戰既滅夜郎以江有船牂牁乃改名曰牂牁江廣百餘步南越以財物
役屬之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曰南越東西萬餘里從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竊聞夜郎精兵可十餘萬浮船牂牁其不意
此亦制越一奇也請通夜郎道為置吏上乃拜蒙中郎將將千人從犍關今四川雅州府清溪縣古犍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
侯以竹為姓厚賜之喻以威德約為置吏多同貪得縉帛以為道險漢終不能有乃且聽約蒙還報上以為捷為郡發卒治道數
萬人卒多物故有逃亡者用軍興法誅之巴蜀民大驚恐上使司馬相如責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相如還報時叩頭今四川
都尉注見君長聞南夷得實賜多欲請吏上問相如相如曰叩符冉脫冉脫西夷二族是近蜀易通為置郡縣會於南夷上乃拜
相如中郎將建節往使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皆請為內臣除邊關關益斥言廣西至沫即有衣水出雅州府入江州若水
即注見前南王牂牁為微通客關道一作宜漢書地理志宜關道橋孫水南入若水臺登今字遠府院潭江以通印都為置一
都尉十餘縣屬蜀上大悅

秋七月皇后陳氏廢后以祠祭厭勝增道事竟冊收置廢退居長門宮實太主即館陶壻壻稱願謝上恩諭之初上嘗置酒主家
主見所幸貴珠兒童僮僮上使之侍飲稱僮僮為主人常從遊戲馳逐觀擊鞠擊鞠擊鞠角狗馬上樂之因為主置酒宴使諸者引內
僮中郎東方朔解劍謂以戰而前曰僮僮有新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也朔曰僮以人臣私侍公主一也敗男女之化亂婦嫗之
禮傷王制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而僮以靡麗奢侈道淫辟之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賊二也謂婦嫗之朔三
也上默然良久曰吾業已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馬淫亂之漸其變為基上曰
善詔置酒北宮在未央宮北引僮從東司馬門入賜朝黃金三十斤僮寵由是日衰

詔大中大夫張湯字子房中大夫趙禹字叔孫人定律令湯禹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蘇林曰拘守職之吏於是始作見知法故曰吏見
舉告為故縱以其罪罪之

八月癸

以公孫弘為博士是時徵吏民有明當時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積食音韻令各縣依次令與計計者上計簿使也簡俱也
來當川公孫弘對策略曰臣聞堯舜之時不費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弘奉食以正而竭民信也是故因能往官則分
則朝從尊有功臣上無功者下則怨臣臣造罰當罪則奸邪止實當功則臣下勤凡此八者治之本也臣又聞之氣同太常奉第居
則從聲比則應人主上和德於上則孝臣造罰當罪則奸邪止實當功則臣下勤凡此八者治之本也臣又聞之氣同太常奉第居

壬子六年冬初算商車

大司農鄭當時意牙渭為渠下至河漕關東東徑易又可以溉渠下民田萬

餘頃詔發卒數萬人穿之三歲而通人以為憊

匈奴寇上谷注見前遣車騎將軍衛青等擊却之匈奴入上谷遣衛青及公孫賀公孫敖皆義渠人李廣四將軍擊之李廣軍敗為匈奴

所得置兩馬間絡而盛卧廣伴死睨其旁有一兒騎善馬暫騰而上兒馬推墮兒奪其弓鞭馬南馳遂得歸下吏當兒贖為庶人

兩將軍亦無功惟青得首虜多賜爵闕內侯青雖出於奴虜然善騎射材力絕人遇士大大以禮與士卒有恩衆樂爲用故尋出輒有功

癸元朔元年冬十一月定二千石不舉孝廉罪法 詔曰朕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廉歲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

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黜戮古之道也其議

二千石不舉者罪有司奏不舉者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

子據生即庚立夫人衛氏為皇后帝未有子是年衛夫人始生子據遂立為后帝得皇子甚喜為立禱使東方朔校

匈奴入寇以李廣為右北平漢郡治平剛故城太守
 廣在郡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
 初廣屏居藍田南山嘗夜

尉辭呵止廣廣驕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居無何廣拜右北平請尉與俱至軍而

輒之上書自陳帝罪也屬猜嘗善泉嘗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擊之中石遂折乃不也
 即藏猶今奉天府鳳凰城東及吾洛置倉每部
 歲君南閩歲君等率口二十八萬詣京東漢郡治襄平故城在內屬詔以其地
 歲即藏猶今奉天府鳳凰城東及吾洛置倉每部
 歲君南閩歲君等率口二十八萬詣京東漢郡治襄平故城在內屬詔以其地

朝鮮國之江原道皆其地也
元元置方溫州
府元元置也
今奉天府西州

置者江君人之實據方而夷蠻卒不骨

以主父伯父支庶國以爲氏肩安和粹然曰口主父伯昭元入女逆齊燕走咈莫俞居遠入西入關上書關一東无夫公之所

力事其人事為一人一事說作區文北河男子疾耕不足于糧餉女子紡績不足于帛幕百姓靡敝天下始叛夫匈奴難得而制

夏商周之饒而下僭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正信同君屬安以故丞相史上書臣願為制度以防其淫又公

燭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神非天下之長策也
 明要也闇者東觀不登重以還境之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言日人言者安之

孰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修之廟堂之上而鑑未形之患期使天下無土崩之歎而已矣
書奏上召見謂曰公等皆安在

相見之晚也皆拜為郎中

寅二年春正月詔諸侯王得分國邑封子弟爲列侯主父偃說上曰古者三侯不過百里今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

為淫亂急則阻彊合從以逆京師以法割削之則逆即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無尺地之封

牛車街遺書直
溫耳

武帝之健解及
公孫弘之罪解
可謂能強患者
若司馬遷於每
伏一傳津梁
道則以刑除煩
激助滋解而裂
名教矣

張家山龍西而
大宛而唐居而
日發傳數十
月後傳數十
連其道均自東
而西確然無疑
者乃史稱大宛
去長安萬二千
五百五十里東
居在大宛西反

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上從之

匈奴入寇遣衛青等將兵擊走之遂取河南地立朔方郡故城在今界橋匈奴入上谷漁陽漢郡治漁陽今順道衛青李息人

出雲中以西擊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詔封青為長平侯陳州府西華縣東北主父偃言河南地肥饒外阻河城之以逐匈奴

奴可省轉戍廣中國公卿皆言不便上竟用偃計立朔方郡募民徙者十萬口築城繕塞因河為固北魏三史傳載南至廢康陽

州西折而南入府谷縣境其費數十百鉅萬

三月乙亥晦日食

從郡國豪傑于茂陵帝陵已在今西主父偃言茂陵初立天下不傑并兼亂服之民者可徙置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所謂不教而

害除上從之軼人郭解關東大俠也在徙中衛青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卒徙解家

解生平雖此殺人甚眾上聞之下吏捕治所殺皆在赦前郭解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誑此殺人解雖不知此罪甚於解殺之

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吏奏解無罪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誑此殺人解雖不知此罪甚於解殺之

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

齊王次昌有罪自殺國除諒齊相王父偃夷其族主父偃嘗欲納女於齊王王不許偃因上言臨淄殷富非親愛子弟不得王今

國自殺國除已又敗齊地王彭祖恐上書上聞大怒囚偃下吏偃辭不服上欲勿誅公孫弘曰齊王自殺國除偃本自惡不誅無

以謝天下乃族誅之

以孔臧孔子後高祖功臣為太常上欲以孔臧為御史大夫臧辭曰臣世以經學業乞為太常典臣家業與從弟侍中安國子

尚書世孫以治細紀古訓使承後嗣帝從之其禮公

紀三年以張騫漢中為大中大夫初匈奴降者言月氏故居敦煌漢縣唐建中後廢今祁連山匈奴呼天曰祁連山在今甘

肅南山亦名雪山西連肅州安西又西際于葱嶺蓋數千里考祁連有南北之分此為南祁連即漢書西域傳所謂南山也其

通輿記今哈密至祁連山皆間為疆國匈奴攻破之殺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餘眾逃遁遠去怨匈奴無與共擊之上募能

通月氏者依騫以郎應募出龍西徑匈奴中單于得之留十餘歲騫得聞西去數十日至大宛安國治貴山五十里大宛為發

譯道抵康居西域國治樂越里地到單于傳致大月氏治焉氏城去長安太月氏太子為王臣大夏亦西域國在大宛西南二十

餘里馮水南本無大君長兵

歸帝拜為大中大夫為初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推二人得還

漢武帝

僅萬二千三百
里月氏更在康
居而乃止萬一
十六百里是其
行愈遠其道轉
近理所以無不
鑒空荒誕之一
證也

夏六月皇太后崩

秋以張湯為廷尉 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時上方鄉文學湯陽浮慕事董仲舒等以兒寬兒寬本鄒人其為秦獄掾以古

法義決疑獄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廷尉獄吏深刻者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史輕平者上錄是悅之湯於法人子弟調護之

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得聲譽及踏數所責湯於上南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何

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計黯仇厲守高不能屈意發為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謂公卿

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

丁丑年十一月丞相澤免以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弘名在直隸沃侯丞相封侯自此始漢常以列侯為丞相時上方興功業丞

相於是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正相身食一肉飯脫衣解帶然其性意忌外寬內深諸嘗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其

過汲黯每面觸之黯嘗與約請至上前悉皆賜約以順上旨黯廷詰其多忠因欲誅之以事請從黯為右內史景帝二年內史石內

史部中多責人宗室難治黯居數載官事不廢丞相請禁民得收弘等上下其謀弘印書王封曰臣聞古者作五兵以禁暴討

于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快之而吏不能止良民弘等上下其謀弘印書王封曰臣聞古者作五兵以禁暴討

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懼賊威而奪民教也丞相總服

春匈奴寇朔方遣衛青率六將軍擊走之還以青為大將軍 匈奴右賢王數侵擾朔方天子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關高關在陰山西北

出右北平石賢王以為漢兵遠不能至飲醉青等夜至圍之右賢王驚潰圍北去得裨王裨王也十餘人眾男女萬五千人畜數

十百萬於是引兵還天子使使者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諸將皆屬焉益封青八千七百戶三子皆為列侯侯為宜春侯不疑為

青固謝讓功諸將上乃封諸將校尉侯者七人公孫敖為合騎侯韓說為龍頻侯公孫賀為南宮侯李蔡為樂青尊寵於羣臣

無二公卿以下皆卑奉之獨汲黯與亢禮或說黯曰大將軍尊重不可以不拜黯曰以大將軍有禮客反不重邪青聞愈怒黯數

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過路加於平日

夏六月為博士置弟子五十人 詔曰蓋聞尊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其令禮官勸學興禮以為天下先於是丞相

平津侯等奏請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郎一歲輒課第其高下以補郎中文

學堂故漢舊儀博士弟子試射策中甲科補郎中乙科補掌故掌印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者若下材輒罷之又吏通一

藝以上者請皆還擇以補右職謂中二千石上從之自公卿大夫士吏皆多文學之士矣

秋六年夏四月衛青率六將軍公孫敖公孫賀趙充國匈奴前將軍趙信趙信匈奴人敗降匈奴 衛青率六將軍再出四月定襄治成樂故城在前後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將其餘騎降匈奴建盡亡其

侯三千石豪傑等死者數萬人上以伍被雅辭多引漢之典故勿誅廷尉湯曰被首為王書反計罪不可赦乃誅被傳中莊助索帝
安縣遣上簿其罪張湯以為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乃與諸侯交私不誅不誅後不可治助竟索帝

夏四月立子據為皇太子

五月乙巳晦日食

遣博望侯張騫使西域始通滇國

初張騫自匈奴還具為天子言西域諸國風俗大宛在

張騫持略鑿空所至之地多中閉不通漢語未多盡傳聞更多焉然且以於閼風澤為河源所出不知幾澤乃今塔里母河與河無涉他可知矣今尼魯特回部並建康國凡山川道里實接其地均詳其人無善焉差猶必幾經審訂始令成書考証之難豈可以耳食為據哉

二年春丞相公孫弘卒以平祭為丞相張湯為御史大夫

蔡為人在下中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於湯

以霍去病為票

霍去病為票通作驛騎將軍品秩同擊匈奴敗之

西河舊事馬支山水草茂美宜畜牧與祁連山同匈奴失此二山歌

王州南縣初為匈奴收降王

地祭天金人主而祭之今猶祭之是以天神之益封二千戶復與公孫敖將數萬騎俱出北地

去病復深入二千餘里踰居延

古文以為流沙

病所將常選驍騎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驍先其大將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而諸宿將常留落不偶

益以親貴比大將軍矣

秋匈奴渾邪王降

秋匈奴渾邪王降

匈奴渾邪王降

秋匈奴渾邪王降

秋匈奴渾邪王降

秋匈奴渾邪王降

秋匈奴渾邪王降

秋匈奴渾邪王降

秋匈奴渾邪王降

為漢所殺虜殺各謀之澤和休屠并其眾降漢詔發車二萬來迎之縣官從民買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右內史
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乎上默然及澤邪至
數十鉅萬封澤邪萬戶為侯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人黯請問曰澤邪率數萬之眾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澤邪
子愚民安知市賈長安中而文吏繩以為闕出財物於邊關應劭曰漢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及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
業而傷其枝者竊為陛下不取也上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發其言頃之乃分徙徙者還五郡疏西北地故塞外因
其故俗為五屬國而金城漢郡治允吾故城在今甘肅蘭州府皋蘭縣河西黃河之西並南山即南郡連注具前考是山自葱嶺而
南一支包青海魏然河東入岷州不遠而南為功太王孫澤澤空無匈奴矣戊午年詔城龍西北地上郡休屠王太子日磾密
南入官輸黃門少府養馬久之上游宴見日磾驛馬過殿下容貌甚嚴上異而問之具以本狀對即日拜為侍中以休屠作金人
為祭天主賜日磾姓金氏

辛三年春有星孛於東方

秋山東大水徙其民於關西朔方 山東被水民多饑乏遣使虛倉廩以賑猶不足又募富人假貸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

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 應劭曰秦得匈奴河南地築城郭徙民居之曰新秦中 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貸與產業使者分部護之費以億計

作昆明池 在西安府長安縣西南今酒三輔黃圖京上將伐昆明杜佑通典昆明在越以昆明有池方三百里漢書注臣瓚曰昆

明在今雲南大理府城東如人耳形亦曰海濱最大二百里有三至四州之勝乃作昆明池以習水戰故吏弄法者皆謫令伐

棘上林穿昆明池 國臣墳以填池屬之昆明非是杜佑通典昆明是南與昆明乃兩

得神馬於渥洼 音推水中 李旻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連池西田牧豕豕于此水承漢書北至渠榆之文也

次以合八音之調及得神馬次以為歌 其詞曰太一況天馬下露赤赤冰流緒志傲悅權權汲黯曰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

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為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能知其音耶上默然不悅

戊壬四年冬造皮幣白金鑄三錢鑄置鹽鐵官算緡錢舟車 有司言縣官用度太空而富商大賈財或聚萬金不佐國家之急請更

錢造幣以贍用而推浮淫兼并之徒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為皮幣十萬朝觀騁享必以皮

幣為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為白金三品 文龍直三千次方之異文馬直五百小者絹之其文龍直三百 備他果反今縣官銷

半兩錢更鑄三錢鑄盜鑄者罪皆死於是以前東郭成陽陽名商之為氏成孔僅高陽為大農丞有兩丞領鹽鐵事桑弘羊 桑氏秦

索之後弘羊以計算用事三人言利事悉悉稅毫禁民取鑄器者鈇徒計左趾左趾以鐵為鉗者沒入其器物又令諸賈人未作各

皮幣即後世交會交銀之所由防盜欲以採盜鑄之弊耳不知錢且道鑄弊又不可道造乎

以其物自占各處度其財物之多寡率緡錢二千而一算及民有船車者皆算皆平作錢數匿不自占不悉戌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其法大抵皆出張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昃天子至忘食焉

以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 初河南卜式數輸財助邊上使使問式欲官乎曰不願有官欲言乎曰無所欲言如此何欲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即於邊有財者宜輸委而匈奴可滅也上由是賢之欲尊顯以風百姓乃召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式先牧羊山中十餘年羊數千餘頭及為郎不願仕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布衣少民便之未幾遷為齊相

春有星孛於東北

夏長星出西北

遣衛青霍去病擊匈奴青部前將軍李廣失道自殺去病封狼居胥山在漠北今屬蒙古而還詔以青去病皆為大司馬是年始置以冠將軍之號上與

諸將議大發士卒粟馬十萬令大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各將五萬騎擊匈奴青出代驃去李廣請行帝以其老弗許良久許之數載母令當單于以為前將軍公孫賀為左將軍趙食其為右將軍曹襄為後將軍皆屬大將軍青既出塞捕

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今前將軍廣併於右將軍軍出東道廣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出東道臣願居前

先死單于于青以受上誠不聽廣遂行青度落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令武剛車兵車也有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

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度不能戰遂乘六驛冒圍

而去漢發輕騎夜追之不得單于捕斬首虜萬九千級遂至真顏山趙信城趙信所築城也城燒其積粟而還廣與食其軍無導

惑失道後期大將軍還過幕南乃遇之責廣之幕府對簿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七十餘戰今幸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從

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自刺廣為人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為二千石

四十餘年家無餘財將兵之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不盡食不嘗食士以此愛樂為用及死一軍皆哭百姓聞者無

老壯皆為流涕食其下吏去病出代石北平二十餘里絕大幕直左方兵胸背王獲王將相等八十餘人封狼居胥山禪

于姑衍山名在登臨瀚海在蘇尼特之北客屬新七萬級功多於大將軍青既皆還去病益封五千八置大司馬位青去病皆

為之白是青日退而去病日益貴去病為少言不泄有寵於武帝欲殺之孫吳兵法對曰願方器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是時漢

所殺虜匈奴合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匈奴所都漢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

平州關往往通渠置田官稍蠶食匈奴以北然亦以馬少先兩軍出塞官私馬十四萬不復大出擊匈奴矣

以義縱江東為右內史王溫舒陽陵為中尉 初縱為南陽太守按察成家破之成坐免南陽吏民重足下言言後從定襄方至掩

獄中重罪輕繫及私入視者壹切捕鞠曰為犯罪解脫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郡中不寒而栗時趙廣張湯以深刻為九卿然其治尚稱法而行嚴暴以鷹擊為治

是歲汲黯免乃以縱為右內史溫舒始為廣平平直顯廣都尉盜賊不敢近廣平還守河內以九月至令郡具私馬五十匹為驛捕郡中豪猾相坐二十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盡十一月郡中無聲會

春溫舒頗足嘆曰嗟乎今冬月得益展一月足吾事矣上聞之以為能擢中尉溫舒所為弗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然縱廉其治

致郵都時楊可方受告縱時下告獨令人有告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上以縱為廢格沮事棄市溫舒少文居宅

惰惰不辦至中尉則心開故善誦有獄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赦雖貴戚必侵辱後徙右內史復行中尉會發兵大宛詔徵豪吏

溫舒遂之人告溫舒受金錢及它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溫舒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它罪而族尤祿動郎中令徐自為曰

悲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溫舒與弟同三族而兩婚家合一族為五也

方士文成將軍少翁伏誅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王閼卒少翁以方夜致鬼如王夫人之貌天子自帷中望

焉於是拜少翁為文成將軍以客禮之文成又勸上為臺室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乃為帛書以飯牛陽不知言

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盡言其怪天子識其手書於是誅之

經五年春三月丞相奏有罪自殺坐盜孝景園地也

罷三銖錢更鑄五銖錢有司以三銖錢輕易作姦詐請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可摩鎔

以汲黯為淮陽太守於時民盜鑄錢楚地尤甚乃召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曰臣自以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復收用之臣

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耶吾今名君矣願淮陽吏民不相得君

之重卧而治之黯既難行過大行李息曰黯奉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矣御史大夫湯內諫許以御主心黯居淮陽十歲而卒

夏四月以莊青桂高祖功臣武猛侯莊不為丞相

夏四月以莊青桂識孫嗣作為太子少傅

夏四月以莊青桂識孫嗣作為太子少傅

夏四月以莊青桂識孫嗣作為太子少傅

夏四月以莊青桂識孫嗣作為太子少傅

秋九月大司馬景駒將軍冠軍侯霍去病卒景桓帝甚悼之令為冢像祔連山初去病為景駒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迎見其父

霍仲孺仲孺自平陽侯家歸絕不相聞時仲孺已娶婦生子光字子去病大為父買田宅奴婢將光西至長安任為郎稍遷至奉

車都尉霍仲孺之從弟父字顯子初異以廉直至九卿上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蒼璧直數千而皮幣反四

殺大農令顏異顏侯之從弟父字顯子初異以廉直至九卿上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蒼璧直數千而皮幣反四

漢武皇帝

十萬本末不相稱上不悅人有告異其事下張湯治具與客語客言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徵反脅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兒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誦說取容矣

卷之十六

漢

世宗孝武皇帝

五元鼎元年應劭曰以得寶鼎故改通鑑考異寶鼎得于四年六月而改元則于是年蓋亦如建元元光後果追敘之耳漢書因故元遂于元年誤增得鼎一事考漢書武帝紀元鼎元年夏五月得鼎汾水上四年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其書法有得鼎得寶鼎之不同似兩得鼎而並紀之者且自夏五月得鼎汾水上

二年冬十一月張湯有罪自殺十二月丞相韋翟下獄自殺初御史中丞李元河東與湯有隙湯所厚吏曹詔居陰使人告大

發事下湯治論殺之上問變事從師古曰從逆安起湯心知謂居為之陽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謂居病湯親為之厚足趙王素

怨湯告湯大臣乃與吏厚足疑與為大發事下廷尉謂居病死事連其弟弟告湯與詔居謀共發告李元事下減宣楊人為窮竟未奏會盜發孝文園瘞錢丞相韋翟與張湯約俱謝至前湯獨不謝上使御史案丞相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之欲以見知故惟丞相長史朱買臣王朝齊邊通邊氏出周大夫邊伯皆怨恨湯三長史案貴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欲犯之乃與丞相謀使吏索捕買人田信

等曰湯且欲奏請信報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買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

者湯不謝又陽驚曰固且有減宣亦奏謂居事上以湯懷詐面欺使趙禹切責湯湯乃為書謝因曰陷臣者三長史也遂自殺

湯既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兄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污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上聞之

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韋翟下獄自殺

春起柏梁臺在今西安府長安縣故城內以香柏為梁故名作承露盤在長安縣西北故建章宮內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為之上有仙人掌以承露和玉屑飲之

可長生云

二月以趙周為丞相

三月大雨雪

夏大水關東饑

置均輸大農令屬有均輸令丞孟康曰諸州郡所當輸于官者皆令輸其土地禁郡國鑄錢孔僅為大農令而桑弘羊為大農中丞稅均輸以通貨物悉禁郡國無鑄錢更令上林三官鑄錢孔僅為大農令而桑弘羊為大農中丞稅均輸以通貨物悉禁郡國無鑄錢更令上林三官鑄錢官鑄銅令然則上林三官其是此三令乎非三官錢不得行而民鑄

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惟真子大要乃盜為之